蘊愫閣文集

麗正書院重建楊公祠碑

乾隆三十有一年歲在丙戌兵部尚書漕運總督清江楊
勤慤公建麗正書院于淮安郡城之東南督諸生肄業其
中越二年戊子公薨諸生奉栗主祀公于書院麗澤堂之
西楹嘉慶庚辰余以校官監書院事朔望謁栗主再拜中
春擇吉日具牲酒潔籩豆諸生各執其職罔不共恪中秋
亦如之今尚書兩湖總督德化李公于
今上御極之元年持節涖淮淮之文教大興甫下車即詣
書院進諸生而詔之曰凡爾立身行已文章經濟有勤慤
公之典型在爾其勉之明年春議修講堂及東西號舍重
建勤慤公祠旋以督漕北上不遑興作秋九月公奉

命節制全楚而繼李公者則今尚書兩江總督昌黎魏公也魏公涖任二年每課書院亦以勤愨公之訓訓諸生甲申之春蠲俸創脩同僚庶尹黽勉襄事公命余曰凡書院興築事悉以屬子落成子以文勒諸石余固辭公曰此李公意也李公知吾子久臨行具言書院事盛某可任故以屬吾子子毋辭余承命鳩工飭材修葺講堂東西號舍別構勤愨公祠于講堂之東北祠南向東上左旁有門繚以長垣較舊制甚恢廓閱三月告成率諸生行釋菜禮是年冬余假旋明年乙酉期滿至淮公升任去余恐負公之屬也迺爲文以記之竊惟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表裏學校之興必從書院而肇始自來海內才彥萃于東南由東南以

迄西北則必沿江泝淮達于河洛故淮安者南北人文之一大都會也我
聖清以文教治天下
世宗憲皇帝命直省府州縣各立書院以廣儲天下之人才淮安爲江北文藪自勤慤公剏立麗正書院而名公鉅卿高賢碩德皆出其中爾來十數年間弦誦之聲少衰歇矣而李公繼之魏公又繼之皆奉勤慤公遺教俾後進之士薰德善良陶治而成必有以立身行已文章經濟繼勤慤公而起者公之流澤孔長故其食報愈遠也銘曰

淮之書院勤慤始築堂其東以公祀公其來歆來饗此公之愛民如愛士公之愛士如愛子誰其嗣之魏與李俾詒

來者踵甚美

淮安府重修韓侯祠碑

韓侯祠在淮安舊城郡治南其地近市其制㣲樸其歷歲久梁桷赤白陊剝不治道光元年夏長白鎢圖富公奉命守淮治人以明事神以恪日嘗謁侯之祠而嘆曰惟侯偉烈炳青史千數百年淮陰一隅因侯而顯侯亦屢著靈廕爰庇桑梓宫斯土者於神所庀會弗繕垣葺牆習於簡陋又奚以揭虔妥靈迺竊奉錢鳩工庀材大新輪奐丹艧爛若式廓基址築樓三楹惟月惟日工告事訖公率屬朔望展謁晴雨祈禱牲酒籩豆悉中儀式是歲年穀順成無疾風猛雨民無疫癘公荅神貺饗祀益虔於虖吾聞伊古國士之遇生前且不可得何況身後斯祠之興者久廢既

廢復興而大獲祥應者有國士之知即有國士之報事固
有曠百世而相感者邪古淮陰縣去今郡城五十餘里縣
廢而城亦圮侯舊遊處如淮陰市漂母墓釣臺盡沈于水
今所存者非其遺迹然而賢者之在人國生則愛慕之沒
則馨香而俎豆之時無古今地無遠近也今夫茫碭山澤
之間蛟龍旋繞雲氣皆成五采迺易世以後徒見長林豐
草鷙禽駭獸而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曾不若侯之生長淮
陰式侯之里升侯之堂莫不欷歔太息悲歌感概推原其
不忍背漢之心至於貫天地昭日月侯亦可以無憾矣乎
抑聞侯之言曰乘人之車者載人之危方今河患屢作洪
澤湖水大溢侯亦能如擊殺龍且時盛沙萬囊壅水上流

捍大患於倉卒俾我賢太守克成底定功則不啻一飯之
德千金之報也余故書其事以鑱于石其辭曰
飛鳥盡兮藏其良弓嗟侯之忠兮廟祀則崇侯之來兮雲
容容歸于故鄉兮煥此新宮舞馮夷兮御豐隆驅潛蚪兮
降毒龍軸轤千里兮輓運通欽于世世兮維侯之功
丁儉卿云澹宕夷猶別有神會立論皆關合時事不泛
美韓侯尤見文律精細

賜祀昭忠祠四川松潘鎮左營遊擊山陽江君祠版文

江君諱坤字振公山陽人其先自歙縣遷于淮曾祖仰松祖起鰲父豹皆以武功顯君年二十五以三品子弟投漕標效力補鹽阜營千總任滿保薦留兵部行走乾隆三年補四川提督中營守備七年以邊才擢用入見請假歸省奉

命旨并

賜其父文綺二端感泣願以死報十年三月川陜總督慶公命領大兵征瞻對抵東俄洛攻加社了木魯工皆克之十一年三月隨建昌鎮總兵袁公攻兆無石南磡斬馘番囚數出奇計直搗賊營提督李公召入議軍事大悅之日

此真將軍也命掌腊蓋軍營機務敘功擢松潘鎮標左營遊擊十二年調領提標城守松潘等處官兵隨總統威信公岳大將軍征大金川派西路尚覇旋委西路總統中軍機務屢克作固山康八達木耳金剛諸碉寨十五年正月初五夜攻搭哥山梁鏖戰一日夜以少擊衆所向披靡賊兵死者無算收其餘卒不敢復出時狂風大雪官軍勞頓人馬多僵凍仆地君猝中寒疾以二月二十一日卒于營

威信公入奏

天子憫之

命從祀昭忠祠馳驛歸葬給以銀廕其一子君之没也以積勞中寒與臨陣遇害者不同而

朝廷旌庸之典若此其優渥者何哉祭法以死勤事則祀
之能勤事則病亡與陣亡均也自古死難之士或輕身赴
敵有勇無謀然其爲國捐軀實堪憫惜安有勞于王事死
而後已而疑其恩榮之過厚乎哉余故特書于祠版以爲
臣子勸系曰
爲將種佩將印以功顯以身殉有二子皆豪儁長維寬次
維信孫尉嵐奇男子述祖德隆蹟祀葺垣墉治牲醴食舊
德榮閭里余備官淮之濆奉蘋繫薦藻蘋述往蹟貽後人
百世下視此文

誥授中憲大夫分巡浙江杭嘉湖兵備道署按察使事護理布政使事開州何公墓志銘

嘉慶二十有二年正月某日浙江杭嘉湖兵備道開州何公卒于官是年秋公之喪至于黔越三年孤子正機服闋詣選自黔往京師道由江南過山陽屬余作墓志文余于銘幽之辭不敢漫作若褒揚過溢以阿其所好則于義爲不謹于文爲失實然余在弟子籍中事公之日多而受公恩獨深迺以所知于公者志之公諱學林字茂軒先世自鳳陽官于黔遂爲貴州開州人祖某父某俱諸生以公貴

誥贈朝議大夫

累贈中憲大夫祖妣某氏

誥贈宜人
累贈恭人妣某氏
誥封宜人
晉封恭人公年十七補開州學生歷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五十七年本省鄉試中式公年三十有二明年會試中式
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
國史館纂修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升工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給事中除分巡蘇松常鎮太糧儲道調浙江杭嘉湖兵備道署按察使護理布政使事復署按察使在史館時主江南鄉試爲御史時任湖南學政皆有聲公少孤窶貧

事母盡孝爲諸生負米數十百里往來于黔楚交接之境極其憊苦後督學按部過舊游處有識公者皆嘆息公迎養母夫人三載居憂哭泣哀毀先是公計偕入都通籍後子身處京師九年與公同舍者聞公夜夢必呼母及典試江南見餽食豐腆嗚咽不忍食以母夫人食貧不能飫甘旨也觀此則公內行之篤可知已公于嘉慶癸酉夏四月涖虞山一日大雨雹公跪廳事拜禱願無損二麥雹旋止九月公自江寧監試歸適署中有慶賀事爲酒食召客俄聞河南邪匪事起亟徹筵席毀供張辭賓客獨余侍立于旁公指壁上所懸輿地圖示余曰某縣失則某縣必不守而鄰境受其害爲人臣子平日所治何事而貽患至此乎

感憤不安者累日明年督漕入都奉
命備兵浙西公于海塘事務日夕經畫數詣海寧勘視塘
工吏胥不敢舞弊觀此則公之憂國愛民勤于政事可知
已公之在浙西也余以通家子襄理家政公待余如家人
父子余事公如父事李恭人如事母公退食與恭人談家
事子女侍立膝下笑語甚歡終歲不聞有嘻嗃聲余子徵
瑱隨侍至浙尤為恭人所眷愛徵瑱多病凡飲食寒煖之
節恭人必加意焉夫家人之纖言物行恒是以古者德化
之修必起于宮闈觀此而公之修身以齊其家者又可知
已若公之文章政績有為余所未悉者不敢以虛言誣公
故不贅公享年五十有七配李恭人子二長正機附監生

今官湖南石門縣知縣次正衡國學生女二一適仕族公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銘曰

我欲臨公之穴素車已遲我欲廬公之墓築室何時公没之後知我其誰嗚呼噫嘻

汪厚夫云樸實清老絕無一語鋪排文之以義法勝者

誥授奉政大夫雲南景東廳同知署楚雄府知府前湖南永州府同知長洲李君墓志銘

君李氏諱邦燮字虎觀蘇州長洲人父棨號滄雲以進士起家歷官順天府府尹君于乾隆五十一年舉順天鄉試累試禮部不第嘉慶七年壬戌會試君文擬中第一已錄板矣衡文者意見不合爭之不已竟削去迺以京秩除郡丞往湖南永州君少無宦情以閒官放懷山水行道州訪元次山遺蹟至江華登巉巗絕頂讀寒亭磨崖碑日既昃從者困倦偃卧林莽君閒暇自若既而奉諱東歸結廬虞山竹葭湖服闋家業中落非祿仕無以餬口不得已入都補官得雲南景東廳同知年踰五十宦遊萬里非君意也

君愛吳中水木明瑟作梅溪憶舊圖自號梅溪湖長嘗扁
舟過婁東慕南園之幽致輒作數日留語余曰古人入林
惟恐不深惜吾無此清福何矣君古詩學陶公近體學韋
左司時余喜僻澁艱險之作君苦口謂作詩何必如此始
改悔焚棄所作君性肫摯有族叔篤老無子就食于君其
人躁且偏僮僕竊竊詈罵君始終敬禮之從弟邦燧孤貧
依于君君愛之教以書法君書學山谷邦燧亦酷肖焉君
待人無城府居鄉不與外事雖貧乏不乞假于人此皆余
所素知者前仕楚後仕滇所治之境苗民雜糅恩威並著
從君游者多稱道之然余不敢鋪張潤飾恐稍有傅會轉
非所以傳信也君生于乾隆某年月日卒于嘉慶某年月

日年若干配倪氏崇明人直隸玉田縣知縣諱爲賢女

誥封宜人子三人元墱國子監生娶常孰蔣氏承垌國子

監生娶崇明倪氏爲賢之女孫宗埴國子監生候選光祿

寺署丞娶海寧查氏女一佩金字紉蘭工填詞有生香館

琴趣適杭州何氏先卒君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其原元

墱與其弟乞余銘諸幽銘曰

升而沈君之命吏而隱君之幸凝和葆神養其正如淵斯

澂與玉映聞君風者起而敬

例贈修職佐郎候選訓導山陽李君墓志銘

君姓李氏諱元善字復堂山陽人父僑以子超玠貴
誥封奉直大夫晉封奉政大夫母趙氏　誥封宜人君
少以嗜學得瘵疾父母禁其誦讀寢息後篝鐙于房竊發
書披閱過夜半乃止年二十二入淮安府學試高等食餼
肄業國子監期滿以訓導用歷署海州通州學正句容江
浦甘泉泰興豐縣宿遷訓導在豐縣時黃河決口
詔賑民饑君奉檄偕諸同寮分查戶口驗放銀米諸同寮
經理未善多爲災民所控君晝夜露體塗足櫛沐風雨重
趼不息一錢一粒悉歸實惠窮者以濟死者以瘞各謹呼
夾道持冠蓋以獻謝弗受君由是知名自郡守以上皆折

節與君交君以清介自勗遇非分事侃侃不可動後數年
官宿遷地與豐縣接兩邑之人指君而相謂曰李公吾師
吾父母也皆感嘆有泣下者任江浦時諸生梁思有文行
家赤貧時
朝廷特開大科徵舉天下孝廉方正之士君薦梁于邑令
令以梁貧不之許君力爭梁固讓君爭論力令不敢違後
梁以優行貢于朝遂負重名夫國家立學校之官所以培
植士類輔翼治理而今之學官大率衰老庸下者半卑汙
苟賤者半其于民生利病皆以事權不屬視若秦越甚者
交結吏胥因緣爲奸以師儒之尊甘與輿隸爲伍及詢以
諸生中束身修行者若而人懷才抱德者若而人皆惛然

不知也如是而爲學官無怪乎士論之所鄙棄故人必自處于正而后可以正人如君者眞卓然爲吾黨之光矣獨惜君不能申其宏畧震耀昌大才豐而運嗇道不行于時也君少從學于同邑常遵傳先生所箴勗者皆古聖賢道德言語天性至孝居喪幾不勝喪兄弟友愛白首如孩提臨沒誡其子勿驚俗學勿近憸人勿存自滿勿求速化二子皆守其訓弗敢忘君生于乾隆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卒于嘉慶十三年三月初十日年六十有三配蔡孺人繼時孺人汪孺人子二績香友香俱山陽縣學生女二長適宿遷陸從星國子監生候選布政司理問次適同邑汪春芹附學生君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岡某原績香請余銘諸

幽銘曰

廉而惠直而温官雖卑道自尊式百行師先民吾安歸歸

李君

例贈儒林郎直隸州州同國子監生王君墓志銘

君姓王氏諱治字掌綸徐州宿遷人先世居浙江秀水大父林徐州府運河通判宿虹邳睢同知父錚候選州同知署歸仁司巡檢君弱不好弄警敏有才畧乾隆戊寅工部核減案發奉追南河河工帑銀逼守君將被逮君年十四冒風雨訪親故告急重趼不得息有矑者察其色吝即却之崎嶇險阻獨行百餘里乃得還及邀寬典家貲已盡遂居淮安清江浦後移居宿遷君知宦途險不仕壯歲客遊積脩脯營什一之利大創基業好施與所行利人事不勝枚舉始客邳州爲州牧郁君倚重後佐長洲令田君理漕務剔釐弊竇吏畏民懷大府奇公謂田令曰君從何處得

幹濟才而規畫盡善乃若此田以君名對奇公執筆志之
君于刑名尤謹慎不輕議當事以疑獄質君多所平反雖
邑有劇盜踞鄉村為民害莫能誰何邑令侯君密遣壯役
擒之寘以法邑人稱之曰侯青天其設法搜捕皆君之謀
也今天下自督撫至州縣皆有佐治之賓其人類皆伺候
所主意向欲左則左欲右則右無老謀深識足以幹事者
交結朋好挾其重幣溺志聲色窮奢極侈其師徒傳授心
法於度支則筦算煩苛於訟獄則深文刻覈於民生利弊
民命輕重則漠然如秦越人之相視間有顧惜名義剛正
不撓者羣然揶揄訕笑之衆口擠排不久輒去去亦落落
無所容今君以操直之性果毅之才持其確乎不拔之識

展其經國庇民之用而所遇皆賢主人其同事亦無有嫉妬之者於此見君之信義足以感人而四十年前之風氣猶近古也然則君之家業裕而流澤長天之報施善人爲不爽已君之父工詩君之子亦以詩名每至淮必就余論詩余羈宦不獲送君之葬於心終不安是以志墓之文不敢辭君生于乾隆十年乙丑七月二十八日卒于道光四年甲申九月二十四日年八十國子監生例贈儒林郎配胡氏例贈安人清和縣籍國子監生贈登仕郎字耕雲女先卒子相國子監生候選直隸州州同娶陸氏國子監生贈儒林郎諱景就女女三人俱適仕族孫二人炯煥君以道光五年乙亥二月二十四日葬于宿遷縣運河永濟橋

西祖塋側之山原胡安人合祔焉銘曰
身無官守官銘其勳職非民牧民蒙其恩是爲朝野利賴
之人宜其俾昌俾壽以長其子孫

文學邱君墓志銘

邱君名烑字夢餘山陽人其先大河衛籍父廷枚諸生君自幼刻苦爲文章藻繢閎贍冠絕儕耦補學官弟子餼于庠余初識君閱君詩神骨清俊其色爛然其音琅然夸詫不絕口或笑余獎譽過實余曰是非而所知也君亦感激奮志于詩每過學舍必袖詩進質余子徵與亦嗜詩以兄禮事君君愛之如其弟論詩之暇每事必互相商榷與家人父子無異也君孤苦無恒業儉衣削食積修脯若干緡權子母久之子本相侔生息漸裕有猾吏利其貲踵門求貸既貸竟不償君訴郡守吏以貲賂守不之理君促之守怒辱君于堂君奔控大府吏恃其狡宼不得雪同舍生有

郝君者憤甚招諸生集明倫堂問吏罪衆畏縮不敢前事遂寢君作辭矜文歷敘情事凡千數百言激昂悲概詞用駢體投諸督學使者新城陳公陳公閱君文勃然曰有才如此迺爲猾吏所欺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即飭所屬械吏鞫訊吏惶懼遣人以多金啗君君怒叱之去未幾陳公卒于官郡守罷任嗣任者以吏有機智袒護之吏竟得免後數年余奉檄至聞君冤甚爲不平而吏以他事獲罪訟乃息然君之冤終未雪也又二年君憂憤發疾以死死之日吏嗾司衛籍者詭報君家業素封有子名埏宜充丁役舊例軍丁轉輸凡饒于財者得充之可助公欵吏修舊怨散爪牙設羅網索埏甚急埏求救于郝郝夜挾埏走數十里

外坡母鳴于官核其籍實無生產郝明告于吏曰邱某雖死郝某尚在汝輩將何爲吏畏而逃墺以是免于難嗚呼郝君可謂不負死友矣吾觀于郝君而君之爲人愈可知也夫自古瑰奇岸異之士多爲羣小所不容君以家貧治生遘此禍患彼庸耳俗目皆謂以訟受辱君所自取而君之文章學問湮沒于幽憂戹塞之中身死名滅此恨焉窮悲夫君生于乾隆某年月日卒于道光某年月日年四十有四娶李孺人子二墺塏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岡某原銘曰

維鳳之巢戕于惡鶚維苗之殖害于螟螣彼鷃而隼彼狐而虎攫其貲財而陷以網罟金啼玉泣蘭摧芝焚噫吁嘻

悲哉邱君

賜祀昭忠祠世襲雲騎尉松江提標千總借補劉河營把總雷君墓表

雷君名震字繼賢華亭人父某字明懷國子監生君生而英果偉軀幹膂力絕人能生啖鳥獸肉一食盡斗米數日不食亦不餓年二十三中乾隆四十八年武舉以漕標千總投効松江提督標下借補劉河營把總時海盜滋事有閩賊黃姓者肆掠于福建浙江諸海島糾合黨與連數百艘刼商船貨取其半還其半給之以旗縱之歸他盜見其旗不復刼又拘人島中索銀以贖過期不贖即殺之勢張甚官兵莫敢誰何江浙諸商大受其困賊踞島嶼出沒無定島中有馬蹟山賊之巢窟其近松江者曰大洋山小洋

山大洋山石多水惡山無草木小洋山形勢與馬蹟畧似前有奇峯矗立如屏中通一港舟藏山坳四面皆岡巒旋繞其上有泉味淡可飲官兵駐防于此乾隆乙卯秋九月君奉制府檄與上海右營把總姜琳同入海載棉衣給戍卒禦寒是時叅將楊天相獲海盜甚多制府目爲誣良議以大辟并劾提臣陳大用自大用罷去當事者諱稱海盜遠颺諸營弁巡海不得擅持兵械止許備汛卒數名木棍數桿君負膽畧奮袂直前語姜琳曰我與若去殺賊爲楊叅將雪憤不勝則爲忠義鬼琳曰諾皆白衣冠祭祖墓與家人訣慷慨登舟不反顧及出口颶風大作舟撼巨浪中不移時近小洋山賊船得順風船如使馬直逼官船琳與

賊鬬死之君執木棍掠數賊落水賊又環集隨手卽落項之羣賊蜂擁一賊躍入舵尾從艙後出持巨斧斫君左肩君奪其斧殺之而君傷重肩背盡裂自投于海而死年三十有五事聞

詔賜祭葬銀入祀昭忠祠世襲雲騎尉　國史附傳嗚呼人莫不有一死而泰山鴻毛相去懸絕君不過千夫長耳烈概若此榮遇若此非所謂重于泰山者與君娶某氏子一載與襲雲騎尉候補守備以某年月日爲衣冠墓于某阡招魂而葬君禮也君之兄子瑩余之同寮述君死難事甚詳屬余爲文鐫諸石鎭洋盛大士表

華亭王瘦山墓碣銘

華亭王瘦山死孝之二載其邑人范君咏蓮譔次其事乞余銘嗚呼孝順德也而瘦山處逆境孝庸行也而瘦山立奇節乃議者猶譏瘦山愚孝不可以訓嗚呼安得有愚孝如瘦山以愧天下之爲人子而不孝於其親者瘦山王氏諱爔字緝熙華亭人少孤大父鞠之大父諱嘉璧耆年績學學者稱瑤峯先生沒後家赤貧瘦山刻苦讀書爲學官弟子授徒養其母道光三年夏霪雨江以南皆澤國松江尤甚斗米錢五六百瘦山脩脯不能餬其口然堂上甘旨無少缺未幾疫大作母遘疾不起不克斂貸三十鏹始成喪自後不盥洗不寢息埃垢積首泥生髮膚摶膺而呼悲

酸結塞一日天未明憑棺慟哭退而自書曰不孝子王巖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以親喪故累人不如死即潛入後舍啟其扉其扉臨河自投于河而死平明家人起視後舍扉啟庭中闃無人大駭適買棉紗人來曰吾見南門大張涇東岸白楊樹下有一尸麻衣草屨者此其是耶急覓之則瘦山也嗚呼古人于父母遺體不敢毀傷然吾聞陳王知元遭父喪以毀卒北周秦榮先遭母喪以毀卒詔旌其門史書于策雖乖先王之典則可式末俗之衰薄世有瘦山能使天下為人子者一念未盡不可復立于人世當其捐軀不顧視死如歸較之哀毀滅性者其慘烈更有甚焉而猶以愚孝譏之豈通論哉卒之日面如生戚族賻以

斂皆痛哭買棺紗人亦大哭有吳司訓惕庵者言于衆曰瑶峯先生四子皆蚤死今瘦山又死遺孤甚幼有能倡義為瘦山治葬者某願偕往同聲而應曰諾即擇吉葬其母奚夫人并葬瘦山邺其寡稚月如干錢歲以為常嗟乎瘦山孝子惕庵義士也瘦山娶范氏子一道光五年十一月十有五日鎮洋盛大士為文刋諸墓其辭曰

赴水死王孝子嗚呼孝子葬于此嗚呼後人拜于此

國子監生華亭范君玉渠墓表

范子學誠自淮歸華亭半載余作書招之復至至則寓余齋相切劘爲古文章謂余文可傳出其尊人玉渠府君行狀求表于墓道之石末世之表墓者必假託鉅公名流以傳其先人余非其倫也然學誠之懃懃懇懇與其府君孝友之行雖不藉余以傳而余之文且藉之以傳其何敢辭

按狀君范氏諱繼文字筌嘉玉渠其號大父諱德煌自南滙下沙遷松江郡城遂占華亭籍居北門外集賢鄉習賈人業積其贏者廣施與鄉人德之父諱宏照席舊業置田庄貲用大饒益以寬厚爲善于其鄉卒之日君承先志鉤稽出納平正不頗諸弟尚幼君爲家督治內事禦外侮既

勤旣勤不避艱險戚屬貧無告者與其妻孩寡稚衣食皆自君出歷十數年家業中落又數年積逋至二千餘鏹諸弟漸長析其產分授之君任債務無難色弟所任者四之一耳然君雖貧猶支持門戶如常時勢且日蹙而君之磊落豪邁篤親舊喜賓客猶是也君精敏通達善爲人解紛排難服賈之暇能爲古今體詩所居耕閒書屋中四時合佳士劇飲盡醉有翁布衣石瓠者華亭詩人君詩常質正之翁沒君拜其墓曰翁君翁君吾安歸邪悲乎翁君談詩者誰邪嘗遊武林泛錢塘之浙東又嘗渡江之六合旋往揚州所至皆有詩皆不存藳自言吾賈人何知詩然詩所尚者性情而已以君之行事想見君之爲人皆以君爲真

詩人也君魁梧豐下體氣素健忽得寒疾徹夜失瞬卽少
瞬必作惡夢時學誠館泗涇疾革馳至君嘿不能語目直
視若有所屬者含斂畢得遺書于篋袠中訓學誠讀書善
事母夫人教養弟妹無貽堂上憂若預知其將病病將不
起而縷述家事無纖毫之漏者夫生寄也死歸也彼逐逐
者貪生惡死而諱言死至于其身將死而其心不死君之
生也無所歉故其于死也無所憾余于此又恍然于死生
之說焉君生于乾隆三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沒于嘉慶二
十一年十一月四日年四十有八國子監生娶姚孺人與
君合德有賢淑聲子三人長學誠松江府學生娶張氏次
學福娶胡氏次學濂女一孫一道光三年四月朔日葬于

青浦縣西佘山之岡距君之沒八年貧不克葬學誠刻苦
積館穀卒能成禮嗚呼可謂難也已鎮洋盛大士表

山陽郝其燮校

漢熹平石經殘字跋

白下陳子宗彝示余所栞漢熹平石經殘字雙鉤本尚書一論語二般庚之般作股隸法股般形相近漢仲秋下旬碑書般桓作股桓劉寬碑書盤作⿰月⿱殳皿是也孝乎惟孝乎作于足正誤讀孝乎斷句之非熹平石刻係漢制官書累代寶貴傳者絕少陳子所鉤得之于寶漢齋刊布蓺林厥功偉矣陳子困于名場家窮空無趍宿糧脈望神仙絕不知屠沽兒有酒食嗚呼難已鎮洋盛大士跋

唐楚州官屬題名石柱拓本跋

淮安自唐迄宋皆稱楚州南宋寶慶間遇李全之亂朝廷不復建閫改楚州爲淮安軍淮安之名自此始此石柱在山陽縣學儀門內高五尺圍可合抱所載官屬姓名字跡漫漶其可辨者有朝散大夫持節楚州諸軍事守楚州刺史郭行愈營田判官崔郋團練判官袁亞巡官氾茂孫等旁注某年月日自某官遷授其注太和開成者係唐文宗年號也注會昌者唐武宗年號也淮安府志職官門郎採石柱記錄三十四人崔郋作崔鄰氾茂孫作范茂孫係傳寫之誤非碑文之剝蝕也又有河南房壘卿書六字記文一篇剝蝕不可讀僅得待賓盡禮請自天朝三監之門僻

易化俗約畧二十餘字斷續不能成章府縣志皆失載竊意題名記與職官地輿藝文古蹟皆有關係而不及搜訪乃作志者之疎也今幸存此殘字數行當何加之寶貴與

金石存跋

金石存十五卷集三代碑碣遺文鐘鼎銘款自漢暨唐兼收並蓄始于商祖癸彝銘終于牛夫人造像碑書係山陽吳山夫先生玉搢所輯近有棃本字畫精工爲藪林鴻寶此本迺綿州李調元所刻序云得此書于京師琉璃廠肆不著撰人姓名青浦王蘭泉先生云此吾鄉博學宏詞趙君諱搢撰述因亟以書名歸之蓋因搢字同名傳聞各異綿州刻本之誤也山夫著金石存外有別雅說文引經考六書部敘考正字通正山陽志遺山陽耆舊詩諸書乾隆甲午　詔修四庫全書徵海內博物洽聞之士入京供纂修徵書中有山夫名而已先没矣其名與任東澗先生相

埒東澗精理學山夫精考訂皆山陽之遺獻也

任徵君文集跋

山陽任徵君文集如干卷余從其曾孫維均借讀之其文紆餘澹宕近歐陽而于說經之文尤極醇粹其論學宗法程朱抵排姚江不遺餘力雖立論有過甚者然衛道之功鉅矣陽明有朱子晚年定論謂集注或問諸書皆朱子中年所作至晚年悟後議論與已相合其實朱子年歲後先陽明未及審考誤指中年爲晚年誤指涵養本原爲覺悟收拾放心爲禪寂實應朱止泉先生澤澐據朱子事實力辯其誤徵君之論與止泉朱氏相發明嘗言程朱之于孔孟猶宗子之于祖禰支庶尚不得干大宗何况疏族其意皆指陽明也夫聖賢之學博文約禮學問思辨缺一不可

若專守此湛然寂然之心冀其一朝豁達此惟釋氏則有之吾道中無此捷徑繹徵君之言可以知所用力矣徵君名瑗字恕庵一字東潤乾隆丙辰　詔舉博學鴻詞歸家杜門著書四十年年八十餘而卒遺書甚多家貧不能鐫板文集外有論語困知錄中庸困知錄易學象數傳心錄困學恐聞傳習錄辨又有纂注朱子文類六十四卷後之修邑乘者亟當搜採也

讀書敏求記跋

虞山述古堂讀書敏求記四卷舊有吳興趙氏槧板近已罕覯吾友黃琴六從詁經堂張氏藏本影鈔恭錄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弁于簡首又從邵闇僊借得吳門黃氏士禮居所藏述古原寫之本改正訛字其遺脫者別爲補遺一卷余仿琴六校本影鈔兩月而成繇是述古秘籍條目粲如快事也述古主人錢曾字遵王牧齋族孫布衣家居藏書甲海內此敏求記迺取古本尤珍秘者著錄仿公武讀書志直齋書錄例作解題辭筆工整閱者賞心特于考據之學漫無審別如古三墳顯係僞書而于晁公武鄭夾漈之言持其兩可高麗國論語集解鈔本是好事者

依託迺遽奉爲書庫奇本家語孔叢是晉人僞譔而信以爲眞馬融忠經是後人姓名相同非漢扶風之馬融而直云季長爲漢南太守比擬孝經而作此皆疏舛之甚者臞仙史畧荒誕無憑迺竟比元順帝于晉元且引庚申帝史外聞見錄互證之其謬愈甚又如東家雜記之琴歌尚不能辨其眞贋殊不可解意者但取宋槧舊鈔侈言眞藏供賞鑒家夸詫與聞錢氏此本不輕示人竹垞太史求之不獲適其試江南事竣以黃金翠裘賂其侍書小史越數日始得傳錄而主人未之知也是說固不足信然爲當時贊貴可知虞山藏書家首推絳雲次即述古惜絳雲書目不紀各書原委余既依次鈔成一帙今復得是編藉以考典

籍之存亡辯板本之真贋至于詮釋經史實事求是則未敢奉爲圭臬也

金銑山莊文藁跋

吾友常熟吳項儒名卓信一字立峯少孤母夫人通經史課以古大家文不習舉子業年二十餘絕未赴童子試合河康茂園先生爲邑令奇其人促之赴試列第一院試入學然亦不與鄉試嘗弃産購書日擁數千百卷妻孥啼飢號寒弗之顧又謂作文必周覽天下名山大川與海內賢士大夫交遂驅車之京師歷太原入秦中至肅州出玉門關登陟險遠爲萬里之遊名公卿爭致幣聘而性落落寡合稍不愜意即投袂而起人亦莫敢有留之者乃浩然思歸歸而窮愁著書以終其身此藁係遊燕及出塞時所作非謂項儒之文盡于是也文集外有爾雅釋親廣義一卷

三國補志表如干卷

張補庵詩册跋

是册係補庵寓虞山東鄉呂氏時所遺余者截句數首淺可入深微能達顯余是時在虞山城南人遠室邇雲峰煙色回畔交映發新愁于旻㫖慰孤笑于羣覓慊從往復無虛月日既賦別恨遽遭天閼模糊紙墨傷懷孔多嗟乎補庵阨窮共愍死喪之戚無幾相見乃竟恝然舍我去邪補庵姓張氏諱景江字汞叔舉嘉慶十五年鄉試工于詩嘗輯注梅村集補靳氏程氏所未備其論詩云近人專尚性靈吾謂言性靈不如言性情耳作詩非專尚靈悟也識者以為知言余于故人手札皆不忍棄置而補庵遺墨甚少故尤珍秘之如此

駁侯朝宗書昌黎潮州謝表後

昌黎貶潮州謝表人譏其以辭賦述封禪幾於相如逢君此膚猥之論無足齒者侯朝宗謂君子自處生死不難決絕獨淒涼落莫之際亦有不能自持者昌黎之不安潮陽未能變化以成其德也朝宗此論以例常人且不可何況昌黎古者孤臣孽子處患難不自貶抑而惟告哀於君父之前則不失其爲忠孝勞苦倦極則呼天疾痛慘怛則呼父母昌黎亦人情耳其稱潮州毒霧瘴氛颶風鱷魚禍患不測不得謂之誣其能作歌詩稱述功德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不得謂之誇其頌憲宗承天寶後六七十年外赫然奮興而成治功不得謂之諛非誣非誇非諛于昌黎

何尤昔東坡謫官南荒九死不之恨反謂壯遊奇絶昌黎負罪海島瞻望宸極嗟嗟戚戚此二公者皆非下士所敢議也

書方望溪文集後

國朝古文之以義法勝者莫若望溪先生嘗言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此特言乎文之常者耳若論其變則出入震盪萬怪惶惑譬如汪洋大海中蛟龍魚鼈珊瑚文貝無所不有而一瀉萬頃茫無津涯方為極天下之大觀是以文之為道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至變之中自有其不變者存故不極其變無以成天地之文而不循其常又無以造乎變化之域昌黎答李翊書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答尉遲生書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夫言非一端而已必蘄至于古之立

言者而後止望溪之意欲示人以作文義法不知硜硜守
此即失古文遺意也因書以自勗

書望溪集後二

望溪先生謂古文尚書非僞書而其辭氣較今文易曉者是必秦漢儒者得其書苦其奧澁因稍易以顯易之辭要其大體則固經之本文也按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蓋科斗字難讀安國用隸文讐校科斗令覽者易識耳望溪乃謂安國有所增損以足其辭而暢其意其說謬甚夫東晉晩出之僞古文與西漢所傳之眞古文篇數迥不相合僞孔傳與馬鄭相承之古義優劣判然其眞僞所分不在文辭之奧澁與顯易也尚書爲聖人删定之書人雖至庸極妄終不敢稍有增損不謂漢世大儒如孔安國者苦其難讀而竄易之且難讀者尚存而

易讀者先亡此何說邪後儒妄改古書而先自漢人開之則又何所貴於傳經之學邪望溪不知古書之源流故其言若此而其謬亦不足辯也又痛斥毛鄭詩義而於朱子之廢序深信不疑是欲舉千數百年相傳之時代事實是非美刺掃而空之每遇言情寫怨之作必曰此淫奔之詩也且列于正風者雖淫亦貞入于變風者雖貞亦淫竊疑召南野有死麕詩懷春之女未必皆貞末章感帨吠尨或近于私約而非嚴拒意者此詩與何彼穠矣皆東遷以後之詩聖人附錄之以垂戒耳若鄭風之雞鳴風雨義正辭醇無一言近于褻狎衛風之靜女木瓜則經傳可據義更顯然何得目爲淫奔之詩與又謂程子出大學中庸于戴

記數百年來莫敢異議不知二書單行原不私于程子而程子攺易大學古本朱子又分經析傳增補闕文厥後議者紛紛即篤信程朱者尚多疑惑望溪豈未之知與抑知之而故諱之與夫望溪以古文名家則旣卓然自成爲望溪之文矣若其所著經說則余反覆求之而未得其義也

書望溪集後三

望溪先生篤信宋儒聞有詆毀程朱者謂之絕世不祀吾友陽湖陸祁生痛斥之按望溪與蠡縣李剛主友善剛主晚年喪其子望溪作書唁之云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著書多訾謷朱子朱子闡明孔孟之道毀之者必爲天之所不佑也夫以宋儒之虛心求道而望溪乃黨同伐異妄論禍福陋而誣矣及閱所著李剛主墓誌銘與釋言一篇知剛主爲人言語溫然終日危坐肅敬而安和其妻某氏多言不順剛主惡之有女早寡妻爲主張更嫁剛主不欲見妻別居絕之謂生則異寢死當異穴鄉人之愚無識者輒非議之家道

暌乖實與不祥之氣相感召望溪或不忍斥言不得已而託爲是說與夫入于創鉅痛甚時弔之者憐其無辜則其人愈悲悲惟責其致禍之由而聞者瞿然以思恍然以悟則其悲哀憤鬱之思或少釋焉而又不可以嗜好之故舉其所不忍聞者而摘發之于是別創一說以止其哀戚之心其言若有所偏而其用意則甚苦矣讀者合數篇之文以求一篇之義則其事其情必有得于語言之外者焉不然而以不信程朱至于絕世不祀是何其言之陋而誣也

擬斬曲几文

柳州爲文以斬曲几其意甚正其辭孔美心乎企之執筆以擬環堵之室一畝之宮兀然危坐整襟斂容左圖右史夕飧朝饔奇技必斥禮器是供方規圓矩成于國工如何此几枝梧其中外類廉隅內含反側羣居異席互相齟齬左之右之篙曲而勢東向西向尊卑倒置琴囊錦綺筆床珊瑚安置妥帖無平不頗有客有客言集于室側身少憩拂衣而出趦趄傴步遽而委蛇奪我之性售彼之欺曲膝便坐曲臂取物次山惡曲其文質直梓慶削鐻工倕運矩敗而更張不中斤斧以曲爲直余安所取自有此几悖今戻古動而有悔支離病若斬而焚之莫余敢侮凡物之害

莫甚于曲器失其量毋寘我犀斬此曲几雪我煩寃柳州復起不易吾言

汪厚夫云峻嶒蒼秀如千尋古栢獨立于荒崖亂石之間

悲庭樹文

澹然居有木樨一株往歲亡兒所手植也候更涼燠感異今昔撫景盤桓臨風嗚咽發哀以弔情見乎辭

夫何肅霜之將降兮感涼露之先凝浥璚芳于虛櫎兮散金粟于空庭幻花光之繚亂兮弔孤影之伶俜咽蛩吟其泣雨兮照蟾彩而捫星葉蘐蘐其下覆兮枝冉冉以流馨羌無人以延佇兮聽幽鳥之悲鳴將上下乎求索兮遂病蝶與飛螢神怳惚而若失兮形杳渺其難尋月穿簾而斜暎兮雲網戶而常扃何昔日之歡聚兮今直爲此淒清魂一逝而不返兮花經歲而仍榮哀吾生之無祿兮悼骨月之彫零覽青銅之明鏡兮飄白髮之千莖焚芝之蘭而摧玉

樹兮傷門祚之衰傾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愁苦而零丁
反余袂而掩面兮濕淚點之盈盈見一花與一木兮長歆
恨而呑聲

祭孫少初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我亡友孫君少初之靈嗚呼萬物職職各分其羣或履而泰或蒙而屯彼造物者云何不均嗇君于遇豐君于文藝經攻史左與右墳激昂詞囿歛揚文津極服妙釆璘瑞繽紛璧獻垂棘珠輝大秦逐日而騁絶塵而奔聶許需役往來踏輪舞詠春暮沿洄江濆消磨壯志百憂纏身學王無功師劉伯倫匪嗜其酣樂取其昏出陶入謝矜奇標新匪炫其才以怡其神或嬉而怒或笑而瞋匪傲于物以全其真中年遘閔鞠凶薦臻酸腸結轖冷嘯悽辛入于其宮鏡臺生塵除服而哭聚詩而焚嗚呼孫君天之慘民昔者與君尚湖之濱涼月清露

朝煙夕嘯操翰動墨各張一軍此會如昨其迹則陳眷我良友盡焉哀呻酒平若掌爛焉盈罇如何一句曾不共醺黰黰長夜悠悠夢魂魂兮歸來入此修門哀哉尚饗

祭劉薝林文

嗚呼劉君其竟至于是耶天之生才實難如君之才不可一世吾不知造物者何厚于君不輕畀人而惟君是畀君旣直受不讓卓犖負異吾又不知造物者何薄于君不能奪君而惟君是忌君之爲人履信蹈義不剛不柔亦純亦粹風儀甚清談笑多味淵乎若虛穆如有胙君之于學激昂奮勵徵會理軸闚闢奧秘抉精剔華博洽多識日不遑食夜不假寐君之于文宏拔清厲掀雷挾電驅塵掃翳力巨而鬬不執械器萬馬俯伏千軍奔避君爲諸生拔乎其萃燕臺壯遊長安居易公卿敦槃之主名流金石之契方欲煥文治于黼黻揚鴻聲之休懿曷爲蒙金以沙挫爾精

銳錮玉以璞韜爾靈閟卅年讀書不獲一第七年留京不集一事支離病魔神色困顇二三窮侶相依而庇或饋飲食或投藥餌秋風早寒金盡裘敝君始翻然自悔失計謂魂魄所依玉山灤水釣遊之地盍歸乎來吾將老焉餘無所冀歲在己酉值秋之季扁舟南旋養疴休憩君之戚屬百端寬譬君之妻孥私心憂悸追風之馬不如小駟垂天之鵬折其兩翅家徒壁立衣食空匱耗于醫藥之費迫于室家之累卬須吾友勢亦難繼或者貞疾不死禍去福至以君之才及君之年由屯而亨何患不濟而天之厄君其遂至于是邪何既迫以窮愁而更促其年歲邪豈才之為祟而天之所棄邪抑修短有數死者如歸而生者如寄邪

自古皆有死惟君抱才不遇溘焉長逝人琴已矣風流誰
嗣吾不能效太上之忘情合彭殤爲一致也嗚呼哀哉尚
饗

祭張生承濤文

嗚呼播形肖貌羣類積億何思何慮以生以息造物所忌實惟賢豪非貧卽病旣賤且夭嗚呼張生虞山之英遠坡其字承濤其名祖諱敦均才高淵雲爲名御史號曰二聞父諱大鑑文聲卓越明經筮仕其號友栢生幼失怙學勤而專兄弟七人惟君爲賢諸兄性尚跌宕浮誇或愛博塞或遊狹邪曾不斂稔家業中落田園荒蕪門閭蕭索兄不知悔生屢諫之生諫不聽兄反憾之生迺發憤倉皇出門欲呼將伯以救其貧欲營薄祿娛其慈親遂泝長江西之蜀岷峩峩岷山迢迢蜀水聽猿淚下啼鵑愁起亦有親故一官羈此空囊蕭然長吁而已惘惘執別自西徂東策馬

北去遂入晉中君之世父監司晉土曰承濤來汝其艮苦與汝資斧往遊燕臺爭名于朝汝其勗哉生拜而起遬戒行李應京兆試不中不止曉發運城一鞭東指飛沙眯眼驚飈聒耳祖道之始神瘁而傷入都之日面尫而黃隻身貧病二豎膏肓無食肉相爲修文郎失意而出賫志而亡吁嗟天道終古茫茫窮厄而呼誰其弔之隱痛而祈誰其報之逆不必凶迪不必吉何者爲福何者爲極世家之子習于荒嬉艱難稼穡惟生能知如金之堅如玉之璞磨礲其身刻厲于學講道論德涵濡薰蒸聞義則服從善如登生從余遊七年之久余子曰璵生之密友生自日下寓書余子報書于生而生已死璵也作詩招生之魂余泪如霰

生胡不聞旅樹風酸荒岑雨哭秋鴻不賓春草不緑人路永隔魂浮魄沈燕雲吳岫黯慘昏冥庶羞既具清酒其馨感此之意生其降靈嗚呼哀哉尚饗

汪生元祥哀辭

汪生元祥小字鎬保吾友厚夫侍御之仲子也嘉慶丁丑秋侍御補官北上余下第留京課其諸子元祥受周易及戴氏禮記皆卒業讀唐人詩能爲五七言近體性好潔書策筆研手自整理體狀高秀舉動如成人然自幼亢傲顧盼英偉塾師或呵責之雖不敢辯輒怏怏不少屈服獨于余若有夙契者相聚數月執弟子禮甚恭友人索余作畫生伺余出竊取畫藁臨摹間以片紙作茅亭草橋署曰元祥弄筆余雖厭之而不加責也生母早卒育于嫡母天性至孝父母愛之過于諸子戊寅夏五生患痘醫禱不效卒年十有二臨没時猶呼先生數聲索衣冠欲到館嗚呼是

可哀也其辭曰

昔童烏之早慧兮受元文于九齡茁瓊苗之幽茂兮感霜霰之凋零嗟汪生之俊爽兮頭角嶄其崢嶸采蠙珠于僧綽兮辨鄭稻于李生學訓詁而解析兮習章句而音清摹楷法于八體兮通韻譜于四聲騁龍駒于廣座兮對鸚䳇于晝屏比明珠于劉孺兮耀玉樹于謝庭何怪鴟之鳴逝兮逐訓狐而陰湛悲風猋其四集兮白晝變而昏冥平林儵其瞶慘兮芳卉失其葩縈鬼伯咷而先笑兮扁鵲頑其弗靈豈藥石之誤用兮或倒施而逆行抑年命之有定兮匪人功之可勝情鬱悒其若結兮淚滂沱而交縈當恒化之前夕兮索整冠而斂襟欲謁師于中夜兮將伴余之苦

吟悼殤魂之一 去兮愴呼號而不譍昨夕陽之西墜兮修蛇繞于戶扃若向余而蜿蜒兮豈汝靈之所憑念汝慧之挺特兮匪塵網之能攖折瑤華而沖舉兮駟玉虬而上征幽明眇其相隔兮魂入夢而旋醒倚殘月于牕櫺兮弔孤影于簾鐙惟花萼之競茂兮㦤西河之喪明聊綴筆以惋悒兮濕淚點之縱橫

婁縣葉緘蘭校

先大父維誾公墓表　文集八

古者名公卿賢士大夫以文章勲業炳耀宇宙必將推崇其祖考之功德昭示子孫其或子孫以名位顯而祖考無功德之可紀雖不敢曲意褒揚而必畧舉一二端執筆書之以爲流澤之長其來有自此則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類如是也若其先人積善累世而子孫漠然罔聞知知其善矣而聽其湮没而名不彰是謂忘其親于生前死其親于身後與于不孝之大者先大父維誾公卽世五十餘年矣其濟人利物好善不倦邑中父老能言之然而大父以布衣終名不出于里閈大士生三十年得交海內之賢豪長者二十餘年矣而當世無復有知大父者子孫無名位

而祖考之德澤不光則其筆之于書者不足以行世而垂久遠然或志在表揚而舉生平所未有之善以鋪張而傳會之此又爲人子孫之心所甚不敢安者也先高祖介福公爲明季郡文學國變後棄諸生隱于鄉高祖沒曾祖文敷公以訟事牽連家業蕩盡大父幼孤八歲學醫性穎異治病不拘古法手鈔方書數十種以己意爲去取投之無不立驗乾隆丙子里中大疫州守王公設局施藥延大父療疾凡貧而病者悉造焉一日活數十百人又恐鄉人艱于入城日晡局散則攜藥囊行數里鄉人夾道懽呼或曰盛先生來吾祖父母吾父母活矣或又曰盛先生來吾兄弟吾妻子活矣解囊畀藥不計值貧無爨者給以薪炭資

或遠歸甫入門求診者踵至則又出不乘肩輿不隨僮僕嘗曰貧人服一劑藥必減數口之食若多方耗費之是何心哉其醫行于州城及崑山新陽嘉定交接之處年七十猶扶杖而出無晷刻停臨没語吾父曰吾爲醫無他功效特不妄費人一錢欲爲子孫留衣食地耳大父不逮事曾祖事曾祖母盡孝先嗣祖宗賢公大父之伯兄也篤老善病大父事之數十年如一日先嗣父殁先嗣母苦節撫不肖以承宗祀所以報也大父于倫常骨月閒無幾微之遺憾待人公正不阿能剖斷是非别白善惡幼以家貧廢學而涉獵經史能知大義有伯父早殤大父爲文哭之累累數千言所鈔方書俱有論斷其紀述日用事甚悉而墓表

中未及徵引恐排比成篇文繁而義不舉也大父諱惪鎮洋倪亦魯塡諱維誾其字生于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正月二十四
日卒于乾隆三十八年癸巳正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
二大母曾孺人生於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五月十九日卒
于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十月初七日康熙戊午科舉人耳
黃公孫女州學生虞音公女子二長伯父諱天麒十歲殤
次先府君毓英公諱森桂州學生貤贈修職郎例贈文林
郎配吾母曾孺人貤贈孺人女二長顧氏姑適文學顧公
覲伯次毛氏姑適國學生毛公豐孫一人孫女一人曾孫
二人曾孫女一人大父以嘉慶十三年十二月某日葬于
州境十三都錦涇橋王家涇之南阡道光四年十二月孫

男大士表

先嗣母行狀

先曾祖文敷公生二子長先嗣祖宗賢公次先祖維闓公宗賢公生先嗣父屺瞻公諱樫（長洲李元塏塡諱）配吾嗣母費孺人繼配吾嗣母錢孺人俱無所出維闓公生二子長先伯父諱天麒早殤次先府君諱森桂生不肖男大士維闓公命承大宗後大士有弟曰大成五歲殤遂以一身繼兩宗大士八歲失母多疾病其所鞠養以續宗祧者皆先嗣母之力也先嗣母姓錢氏先世常熟支塘人以貿易遷太倉外曾祖諱枚字芳蔚　恩貢生候選儒學教諭與光祿沈敬亭先生同舉鄉飲學者稱爲東臯先生載州志耆碩傳外祖諱用和字節之布衣先嗣母勤女紅不習詩書而

行葬與古賢媛合年二十一歸屺瞻公一年屺瞻公卒無子先嗣祖衰病不能治生偕先嗣母就食于先祖先祖事兄如事父視先嗣母如子婦然自屺瞻公見背後先嗣母哀悰毀悴支離病困十有八年而吾母曾孺人生不肖男乃抱以送于先嗣母曰翁命也遂擇吉日治酒醴告于先人之靈先嗣母益感激刻苦孤燈續紡漏四鼓不少休如是者又二十年先嗣祖先祖先祖母先母相繼即世先府君極窮空大士依先嗣母而從先府君讀書有伯姊十餘歲先嗣母教之紡績少怠必訓誡之疾病則憂見于色曰是無母之女其可憐孰甚焉先母爲人和順婉淑與先嗣母相愛如姊妹先母工織布先嗣母勤紡紗前後舍機杼

聲相應至雞鳴不輟鄰里皆稱爲盛氏二賢婦云其後不肖娶婦先嗣母老病痰疾猶以紡績資圖之不肖脩脯不足以餬口菽水之奉時常缺乏衣則有表無裏寢則有覆而無薦先嗣母守節四十餘年所處之境老而愈苦竊自悶貧疚若此眞不得列于人數也嗚呼痛哉屺瞻公生于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十二月二十八日辰時卒于乾隆十八年癸酉九月二十日子時享年三十有四例贈文林郎配吾母費孺人處士能裕公女例贈孺人繼配吾母錢孺人生于雍正十年壬子七月二十九日辰時卒于嘉慶二年丁巳十月十三日亥時候　旌節孝例贈孺人享年六十有六子一孫二孫女一嘉慶十四年九月男大士泣血

謹述

先府君行狀

先府君諱森桂（昭文諱天成填諱）字育華一字毓英號樹冬太倉州人大父維闇公生二子長伯父諱天麒誕前一日大父禱于神有天賜石麒麟之錢故以名之七歲通論語義鄉前輩唐君劭評問所讀何書以四教章對戲之曰子誤矣乃文行中心信也伯父曰夫子以四者教人何故分為五字一座盡驚語載先大父所譔事畧中府君資性不及伯父而體氣充實舉止厚重伯父早殤大父望府君切督課極嚴延名師教舉子業肄業婁東書院同里光祿沈敬亭先生太史毛衜暉先生皆激賞焉年二十八州守介公試拔前列學使者曹地山先生科試入學時為乾隆丁

亥明年應戊子科鄉試不第大父命府君兼習醫術歲餘精曉方藥家故貧大父沒後三年吾母卽世明年吾弟殤冬十月大母又沒府君膝下惟子女二人女卽李氏姊年十餘歲家無婢僕府君與姊相執爨治飲食不肖年八歲晝則從府君讀書夜則就先嗣母鞠養姊學紡織夜間亦與先嗣母相依府君孑然于前舍東旁斗室中形影相弔而已姊長遣嫁不數年而夭不肖娶婦後四年遭先嗣母之喪宅售他姓父子離散既而自鄉遷城府君年六十餘猶授徒于鄉歲暮歸家明春復出未嘗安坐以享頤養也昔人有言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斯言也于親在之時當念之若子親沒之後始悔之則爲不孝也嗚

嗚呼痛哉府君之學原本六經熟于歷朝史事晚年尤喜諸子書詩宗法三唐守歸愚正派而不輕作惟與舅氏曾敬庵先生偶有唱酬故今所采敬庵集中補陀庵觀桃府君與焉舅氏詩有云回思少日論文地十五年來似夢中蓋舅氏與府君同歲入學補陀庵在州城南關外舊時課文處也又有季丈湘亭係府君之僚壻也博極羣書瀟灑放曠如深山野人其家門宇相望夏月乘凉葛衣袒裼與府君論詩文甚樂府君性誠慤不議論人長短惟詆排佛老不遺餘力謂道家神仙鬼怪之說左道惑衆王法必誅天上並無官曹將帥也釋氏之旨不生不滅是以父母所遺之髮膚身體爲人生之孽根其志本悖道傷風壞俗莫此

爲甚故佛之爲字从人从弗弗是人也有普濟寺僧若源者與府君往來或疑府君亦近佛然若源工書法能詩湘亭季丈崁庵舅氏皆與之遊府君故不甚拒之耳此府君生平學識之最正者故述之以爲我子孫法至其內行修飭夷然坦然絕不知世上有機詐事人皆稱府君爲忠厚長者不厭疏食不恥敝衣康衢緩步雖大風雨未嘗疾趨此皆邑中故老所習見者也府君生于乾隆五年庚申九月初四日未時卒于嘉慶八年癸亥十二月初十日亥時享年六十有四州學生例贈文林郎配吾母曾孺人前明進士東陽縣知縣五與公曾孫女歲貢生候選訓導芳南公孫女州學生汝全公女生于乾隆七年壬戌五月二十

四日酉時卒于四十三年戊戌十月十六日申時享年三十有七例贈孺人子二長大士縣學生嘉慶五年舉人次大成殤大士兼承岷贈公後女一適州學生季渼孫徵璜幼嘉慶九年二月不肖男大士泣血謹述

先母行狀

嗚呼不肖八歲即喪母約略憶母之音容不能述母之德行然親戚鄉黨無男女少長皆知吾母賢思欲譔次之而不敢以虛辭誣也特以吾母之賢而邑有令德之著家無紀事之書則不肖之罪更無可追諱以所聞于吾父吾嗣母吾姊者紀述焉吾父之言曰汝母性至孝汝祖母病劇值嚴寒雨雪汝母夜半于中庭跪禱雪紛霏滿身入視藥滴水即凍冒雪汲井水井在籬外開籬門足滑顛蹶起覓井綆綆已絕結之復汲而入十指僵凍欲落至藥爐旁撥火煮藥以進汝祖母目盡腫旬日不能視人汝母舐之左右迭相更代目微明而是時汝祖亦病余在外舍假寐于

汝祖旁忽有綠衣人推吾曰起起往省母驚寤馳入則汝祖母已注目視吾且曰新婦舐吾目目始有光不然吾何以能見汝則又哭汝母婉轉解勸之嗚呼賢矣汝母歿汝祖母每憶之未嘗不流涕也其餘婦德之所同者不具論吾嗣母之言曰自汝嗣父沒後十有數年吾不復知有生之樂至汝母來而吾得一賢姊妹焉吾性寡懽笑善哭見喜慶事必傷感獨居一室不欲見人賴汝母以延吾命汝母病十日而沒沒後十日家人之悲者不解哭者不止而吾之心且愈痛焉吾見汝而痛汝母之不及見汝也吾願汝終身以不及見汝母為痛也不肖泣而志之不敢忘又聞吾姊之言曰弟四歲坐吾母機下一月識數十字識字

畢則以小筐給果餌弟憶之否弟五六歲時讀論語孟子父出門母代課有東舅舅者時來與弟講書弟不能解必以問母弟憶之否母于十月初得疾弟是時讀禮記文王世子一日兩次問母安否母以手摩弟之頂曰吾病無妨也弟憶之否不肖于是哭失聲不能對姊又哭而語吾曰母于初五六日尚力疾織布是年夏酷熱母夜織渴則飲水飢則啖麥粥半甌腹中凝滯所以病也言未已又哭曰母尚有一二細事亦不忍為弟再述矣不肖雖不甚記憶然聞吾姊之言恍惚若有可憶者至于母臨沒時祖母幾暈絶于地不肖伏母枕上大哭先嗣母急抱吾而出此則所可記憶者也嗚呼痛哉吾母享年三十有七生卒年月

日俱詳先府君行狀中嘉慶十四年九月男大士泣血謹述

汪厚夫云推肝瀝血之文章法却嚴整乃爾披讀一過悲風四起草木皆枯

先姊行畧

吾姊少失母性婉順孝謹事吾父極周至家鮮貧無婢僕凡縫紉浣濯洒掃饎爨姊以一身任其勞夜則與吾嗣母同居學績紡吾年十一先府君授左氏春秋凡書所熟者夜與姊講論嬉笑姊甚慧又以先母通經史姊承其教故于諸書皆曉大義吾少多病姊愛護迫切十二歲患瘧先嗣母終夜不寢姊亦如之既而先嗣母病不能支姊獨視疾不寢月餘吾赴州試姊先期備糗餌檢筆硯整理器具薄暮促吾寢屏息獨坐一燈如豆聞鼓聲急執炊炊熟徐喚吾起勸飽餐又諄屬再四而出明日試歸煮茗具食凡吾所需者悉備焉赴院試則縫布囊納考具滌濯衣服紉

補衾被又再四誥誡毋忍飢餓毋多脫衣服其辭繁而不殺登舟必佇望良久試畢歸則飲食已預備焉先嗣母以是賢吾姊視吾姊無異于吾吾年十七先府君命授徒于北鄉先嗣母以吾遠離嘗拂鬱與先府君有違言時或遷怒于姊姊不敢言惟于無人處啜泣而已是年夏五月吾歸家姊悲且喜居數日泣而往七月又歸府君將有遣嫁事命吾居家九月姊出室十月復至鄉病痁歸往視姊姊以爲大慼未幾痁愈然姊每見吾必惻然有矜憐之色也姊夫季君頗敏能文章而嗜酒落拓姊諫之不聽然以姊順于舅姑故敬禮之乃稍稍理舉子業及補諸生姊已沒五年矣乾隆乙卯姊夫移家于穿山其冬吾以事至瑣涇

嚴寒烈風不勝其苦至穿山覩姊姊大喜具酒食以尾缶
唇火擁其旁語家事達旦且曰移家非計也吾意終思歸
耳留宿二日而别明年五月姊以疾歸竟不起吾覩含殮
痛哭者數日欲紀其大畧而執筆不能舉其辭僅得哭姊
詩一首今忽忽又數年矣吾之受恩于姊無異受恩于父
母也吾之貧疚于姊一如貧疚于父母也嗚呼痛哉姊生
于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卒于嘉慶元年丙辰年三十有一
姊夫季君名漢字文沛州學生子二

亡兒行畧

嗚呼亡兒事實已具于吾之哭兒文中兹復掇拾舊事舉其聲音笑貌歷歷追想并以前所箸文合觀之兒雖亡見吾文如見兒也兒名徵璵字聘之一字小雲號笑錡太倉州學增廣生性孝謹居家有禮法父母不命之出不敢出每事必問父母不敢自擅執僕隸之役不敢言勞嘉慶壬申三月甲戌二月兒皆以母病衣不解帶寢食俱廢時吾不在家兒獨延醫視藥奔走操作母賴以安事吾先意承志自遊京師三年自京師歸至山陽又五年其間支持區畫百端補苴而無一錢之私蓄暇則跳躍嬉笑作孺子歡或故爲詼諧語放曠語驚奇駭異語博我一笑兒亦譁然

或自述十五六歲從遊虞山夜倚牀上盤膝論文事又述十年來家事及亡婦事、心甚傷感而貌無慼容以故余雖冷宦而極天倫之樂體氣健勝過從前數倍兒有弟妹二人皆篤愛妹聞兄有疾必哭每見兄淚涔涔下兒更泣然弟有童心嘗儆誡不少貸而于吾前必設辭解勸絕不暴其所短親友窮空者吾欲少助之兒必喜且請益余亦欣然客至談藝或詔飲酒酣鬪舉觴政則羅出以奇絕者難客客或竟爲所困兒大噱余怒之則佯作請罪狀歡笑絕倒不可遏以故天倫之樂凡爲父子者所不能及然兒自悼亡後憂思鬱結俯仰身世百端交集而獨以酣嬉狂笑慰老人心愈可哀也余有文字癖兒之癖更甚于余余所

著録頗能增删匡正蘊愫閣初集十二卷編次半出兒手同人以詩文質余者兒一覽優劣判然或務庸熟帖括以弋浮譽兒視之蔑如也嘗從遊浙西袖紙筆詩韻入雲林寺歴韜光徑攀崖屈曲且走且哦得險句即自負觀光堯石經限三肴韻作五古擬韓孟體徹夜達旦寓吳門尋詩天平鄧尉諸山獨行二十里冒風雨興更豪至山陽立詩社有朱磵翁者年七十飄蕭白髮杖藜過從爲忘年交餘若邱生彬李生續香友香郝生其燮及鐵嶺達君麟宿遷陸君從星皆與兒最相狎每拈題分體同人欲以難者畀之兒好爲其難嘔心鏤肝不勝不止詩成先以質余余爲易數字則大喜手舞足蹈余詩亦必先示兒有不合意者

必諍之余不從亦不復諍而心頗不服未幾則又豁然也兒詩清和平暢年二十後忽變爲輪囷奇鬱又變而爲幽沈悽惋蓋其初步武靑邱繼而學昌黎昌谷後乃追蹤少陵旁參東坡而其詩遂駸駸有家數矣于近人詩酷慕黃仲則謂宜于霜寒月落鬼燐明滅處誦之仲則窮而夭故兒性亦相近焉窮搜冥索自詩文外書畫篆刻星家卜筮之學無一不嗜嘗得竹香象戲譜反覆研翫盡悉其變化之妙余戲與之角勝則輒然自喜多方誇口不勝則嘿然沮喪其情狀如在目前也性極果斷所欲爲者人不能阻所不欲爲者慫恿之終不可奪交友必先別其人之善惡故人皆樂與兒交而兒所願交者無幾人其區別太嚴其

度量不廣其世故不熟故人之忌且憾者亦不少猶憶吾鄉有交結吏胥者侍其才有驕色其人長于兒十餘歲兒于廣坐中痛斥之慚而去又有某以包漕健訟起家高門大屋兒過之曰是不久將歸他姓矣俄而某果敗其嫉惡類如此居學舍五年父子相對惟以非分事爲戒余性膠執兒亦如之兒自已卯冬得咯血疾自恃年力壯不信醫且諱疾疾久諱愈深而貌益瘁遂憤悶迴異曩昔余性故躁或督過之聲色俱厲兒强歡笑剖新蓮子以啖余時去歲七月十五日也兒靧面遲水漸冷余促之不應又大督過之嘵嘵數百言兒默然惟于一枝巢中掩袂而泣時去歲九月九日也十月余以事假旋兒力疾治裝余歸兒子

然病軀猶經理學舍事今年正月晦余復至淮兒病日劇醫藥不效兒視門外桃花歷亂泣涕如雨手書彼蒼者天四字遂動首邱之念浩然思歸勸我以達人知命善自珍愛病愈當于歲試後仍侍吾父乃于中庭四拜一慟而別余哭而送于堂自是遂不復見吾兒矣嗚呼哀哉吾次子成敗未可知即使其果能成立吾豈能一日忘吾兒耶此後吾所著書誰人爲吾編次耶吾一切事誰人爲吾料理耶吾空齋獨坐誰人于吾前跳躍嬉笑作孺子歡耶吾嘗言人死則魂魄一散茫然不知有前世事也其或有知則吾死之後以所著哭兒文及此篇行畧爲兒誦之兒必拇膺而呼拍案大叫特恐天倫之樂幽冥中亦必靳之日長

如年夜而復旦不識何時得以相見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兒生于嘉慶元年丙辰七月十八日酉時卒于道光五年乙酉四月初十日寅時年三十兒婦王氏國子監生芝樵女生于嘉慶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子時卒于嘉慶二十三年九月初九日酉時年二十三無子俟徵琪娶婦後生子當承大宗乙酉七月二十四日悔生老人抆淚述

范味蓮云敘次無一字虛飾而性情學問精神意氣歷歷在目小雲從此不死矣

冢婦王氏行畧

道光乙酉夏得家書知亡兒與亡婦柩同厝于州城東門外之東花園余不久將歸治葬事故不復作權厝誌惟偶憶亡婦數事告我後之人婦王氏名倚鸖同里國子監生王君芝樵女少失母為繼母所鍾愛年及笄猶撫之如嬰兒十八得肝疾幾殆醫禱少瘥二十一歸吾兒吾家素貧貧勤儉婦欲得堂上歡不辭勞瘁有媵者勸少休息婦不從媵者不耐作苦欲他適竟遣之所居近市湫隘以娶婦築小樓無何兒有心悸疾婦肝疾屢發形家言門臨小巷樓衝巷口于冢子婦大不利乃與中表朱翁謀賃其後宅為子婦舍朱翁者與余舍距一垣兒婦遷不析產余客遊

歸有餘貲稍給之兒覓館謀薪水而婦之勤儉更甚于姑余欲別構新居而舊宅以形家言無售者余以朱翁所居往來如一家遂不復議而朱翁之子婦及女孫皆稱吾婦賢願久與相處婦亦安之余遂入都赴試後無資斧不能歸婦病久不愈適婦翁喪子婦歸唁大慟肝疾愈劇竟不起嗚呼可哀也已婦性甚慧刺繡工絕然未習詩書兒嘗述婦之言曰豈有爲君家婦而不識字者竊自悔也屢以字義相問稍稍指示之吾父子論古史事婦于屏後竊聽兒入則私相講究竟有通曉者兒伉儷甚篤然性膠執偶有所拂卽悶坐不作一語婦必深自引咎執匕箸勸飲食徐察兒之顏色和解而後卽安嗚呼爲婦若此亦可爲賢

矣婦沒兒義不再娶兒之外父母視兒如子兒事外父母如事父母皆婦之賢有以致之也余有女今適顧氏者婦入門時女年十三髮毿毿娟好婦甚愛之親為理髮飾簪珥女幼時不知嫂之賢漸長漸思念嫂不能忘及聞兄病篤輒嗚咽吞聲曰嫂在兄必不至此嗚呼此雖吾女之摯愛于兄嫂然而吾婦之賢可知已婦于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初十日歸吾亡兒徵璵時年二十有一沒時年二十有三無所出俟次兒生子當為立後以承大宗婦之生卒年月日具于亡兒行略中兒于癸未冬曾為亡婦譔事略而吾友吳江郭頻伽為製哀辭婦之心亦可慰已復書此附家傳之末且錄入文集中亦以慰亡兒之心也

哭亡兒徵璵文

維道光五年六月十八日吾始聞汝之喪越七日乃以時饈之奠告汝之靈嗚呼吾年二十六而生汝汝爲汝祖及汝嗣祖母所鍾愛在襁褓中提攜保抱未嘗一日釋諸手也吾家有老屋三楹嗣祖母没貧不能治喪又先世有六棺未葬汝祖命吾售屋以供喪葬是時汝年二歲其明年汝祖館嘉定吾移家于北鄉又明年汝祖從嘉定至北鄉時爲嘉慶四年明年吾鄉舉欲北上無行貲遂不果以所得賀錢賃屋于州城汝母與汝同入城汝祖仍館于鄉吾遊海虞歲暮則祖孫父子相聚一室汝年六七歲從塾師受經粗解文義後從同里顧仁仲先生遊學業漸進嘉慶

癸亥汝祖見背汝年僅八歲即能盡哀如成人吾飢驅不能倚廬客于海虞之唐墅戊辰春吾赴公車明年夏南歸又明年庚午吾攜汝讀書于虞山時汝年十五作制舉義清雋有思致辛未春肄業游文書院每課必冠其曹壬申冬十月學使文遠皋先生科試汝文取州學弟三古學取州屬弟五時年十七自入學後月課及歲科試屢列高等三應鄉試不第志氣不少挫折并肆力為詩古文辭不肯自囿于俗學吾家累世忠厚積善之報當在于汝慮不意天之厄汝以至于斯也汝自虞山歸授徒里門時年十九汝母適感時疾汝侍湯藥中衣廁牏身自浣滌而吾則奔馳南北置家事于不問汝母經營拮据又無僕隸可給使

令者南門之外薄置田畝產瘠佃頑催租索欠嚴霜烈日僕僕道途汝之境已甚苦矣丙子春娶婦于城東王氏婦慧而淑又嫻女紅能甘澹泊以故伉儷極相得然婦體素弱婦家止此一女極珍愛歸而遇疾則必久留而汝母不知則以婦爲不慣然素每事必呵責汝吾從吳門歸見汝若重有憂者詢之知汝近患心悸吾攜汝偕往崑山養痾僧寺中疾瘳汝赴鄉試歸復偕往浙西歷韜光靈隱南屏淨慈諸名勝有紀游詩一卷汝雖有病而興會尚高吾亦不以汝病爲慮也明年丁丑吾復赴公車汝支持家事授徒于吳門自是婦病大劇戊寅春汝婦翁喪子婦歸哭唁遂臥病于外家自二月至九月汝延醫市藥奔走來往無

片刻停而婦竟不起當斯時也籌殯具議喪儀招魂以歸設位而哭汝以一身百計補苴晝不暇食夜不假寐而汝之志又大可悲矣汝婦沒時汝飛書勸吾歸而吾卒不歸汝傷痛之至以酒遣悶醉後益復悲憤至已亥八月二十九日吾與汝始見于吳門汝之憔悴畢寒至于如此而吾也三年留京不得一第是汝之病吾實爲之也以汝之才而吾不培養以汝之厄而吾不分憂以汝之病而吾不預爲調治吾上負先人下負于汝其尚何心自立于人世也哉吾之赴山陽也汝之外祖母依于吾家老病卧床汝母不忍出門吾與汝買舟至淮閘學舍向無器用供給者汝從婦翁貸銀爲經理擬書欵對購買几筵器皿自帷幔茵

裾以及筐筥錡釜之屬皆汝一手所布置晨起則奔馳闤
闠日間則捆載裝束夜深則凭算牙籌一目自閶門至盤
門行十餘里忽心痛嘔血諱不以告吾偵知之以為大戚
汝曰近時獲此疾者頗多無傷也比至淮又部署一切極
其勞苦四五年間每歲一歸嘗以汝嗣祖母之苦節請旌
于朝或勸汝以繼室則堅執不從曰吾若止此一身則急
思似續今有弟在兄弟之子猶子也何患焉又以吾故不
忍久離歸必速出出則吾所需之衣服冠履及學舍中器
用之缺乏者輒補之今所購之物具在也而曾無一物以
殉汝不獨睹物思人不堪回首而汝一生之心血乃耗盡
于無何有之鄉徒使吾終日哭汝而不能救汝之死也豈

不悲哉道光壬午春汝病驟發汝母與汝弟來視汝而留汝妹于家汝母不久亦歸明年汝歸數請于母欲母與弟妹俱至淮而妹將納采汝以所請之不遂也忽忽不樂去年秋汝弟以書來云有遣嫁事望兄歸而汝病已深不能經理遣嫁事吾乃詣府請假汝力疾爲吾治裝且曰兒病斷無他變也臨別時汝色慘甚吾亦愴感然已無可奈何竟淒然而去至家一月汝來書知別後三日病大作煢煢孑影舉目無親大有膽落心虛之象當是時汝一身在淮朋好皆未能酬接獨吾之同官雷君存齋與其同鄉范君味蓮日夕視汝汝賴以稍安汝雖困甚然猶理日用事井井有條今年正月晦日吾回署甫入門汝趨而出吾悲且

喜汝氣喘久之曰兒今晨得父書明日將遣人至寶應迎吾父不料吾父已兼程而至遂大喜吾尚冀汝之無恙也急延醫爲進參劑不效越數日且愈危汝曰兒病不可爲矣將告歸吾沮之汝固請吾知汝不可以留則欲偕歸汝曰非計也館地甚少父又不慣家居願三思之又告吾曰學舍雖苦畢竟有此一席可以娛老願吾父勿遽棄之又告吾曰兒歸後願吾父曠達勿以思子之故忽歌忽哭又告吾曰凡人受師長之恩尚不敢忘況我父乎俄而僕夫在門汝于中庭四拜一慟而別時二月二十七日送汝至蘇者范君味蓮也隨汝至家者舊僕陳彌也汝于三月初八日至家猶作書勸吾以善保身體自是之後遂不復有

來書矣六月十八日得汝弟書知汝没于四月初十日諸親戚恐吾過悲不肯告吾意欲相約到淮而還延再三迄無成見至于兩月有餘始得聞知嗚呼痛哉歷溯吾父子睽別之時多聚處之日少自庚午至癸酉自庚辰至甲申相聚八九年耳中間又暫相别所依依膝下者六七年耳乃至于斯而死者不可以復生散者不可以復聚也吾猶悼往事于人間而汝竟抱餘悲于地下也雖然汝婦之終閱七年而汝繼之今吾之痛汝過于汝之痛婦然則吾父子相見之期當復不遠此雖汝九泉之下所不忍聞者而自吾視之則樂甚也特吾未竟之志有三事焉一則汝嗣祖母已蒙 恩獎即當卜地建坊一則爲汝夫婦謀窀

歿事一則爲汝弟擇婦以承先祀俟其生子卽爲汝立後三事告成吾將一笑而逝與汝相依又恐死者未必有知汝將于何處待吾耶吾將于何處尋汝耶嗚呼痛哉汝所著嘯雨草堂文藁賦藁古今體詩如干卷樂府如干首一枝巢日記吾已屬汝弟速寄至淮陸續付梓其在淮上之詩諸同人共爲檢出先刻一卷顏之曰澹然集以汝常在澹然居中吟嘯也汝詩多傷心之語身之不存詩于何有特留此區區願與世之傷心人同聲一哭耳至于附身附棺總以吾不在家必多負疚吾實爲之夫復何尤今吾聊備蔬果冀汝魂之復來而淮人食品汝在病中素所憎厭吾亦無可如何聊以表吾心耳嗚呼哀哉尚饗

李海帆云聲與淚并筆隨腸轉此種文字原不計工拙于語句之間然即以文論亦卓然不朽之作也惟是彭長顏短轉眼皆空達人當作如是觀耳

程禹九云淒心寒愧斷腸之聲

悔生居士自祭文

古而無死其樂奚似居士悔生乖乎人情人謂居士支離病憊鬱彼瘝木嚴獄穴械或誚居士揚己露才招尤召謗神疑鬼猜或笑居士迂拘孳梏其性孤寂其命煢獨或譽居士蹈信踐義无妄之災不召而至或勸居士毋自鬱伊達人安命汝豈不知居士曰吁非天厄我我自速辜欲追不可我生之初食貧而居累世手澤有詩有書胡不振奮以光門閭坐享鐘鼎出乘軒車而甘嬾散循陰視隙盛年一去此日可惜親在之日不圖顯名親没之後迺反營營南轅北轍躑躅奔走塵緇其衣髮皤其首四十見惡五十無聞哀哀父母生我之恩何以報之此心難捫風摧朧樹

露降秋晨烏棲月苦馬嘶雲昏誰無父母誰非子孫終天
負疚痛極聲吞佳兒早慧翩其能文欲光前業以揚清芬
天生此子幹父之蠱胡不培養俾罹憂苦艱辛十年膏肓
二豎百憂攖身無恒安處家道旣窮窮則必乖乖必有難
天降之災災自天降不可救止不戕其身而奪其子上訴
于天似夢似癡忽予忽奪孰主張之逢天僤怒怵然自思
行負神明不孝不慈往不可諫來不可追窮民無告不死
何爲祝宗之祈云胡不効當死而生可賀而弔嗚呼居士
塡膺酸悽神智而散面枯而黧有子不祿死別生離形影
相弔于誰之依羈身千里不謀一饘著書數篋不值一錢
亦有親屬離神合貌當面輸心背面非笑吁嗟默默知者

其誰生也如寄死也如歸浮生夢幻從古如斯絮酒自奠
盡此一巵哀哉尚饗

華亭范學誠校